

人文素质教育视阈下的 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隋晓荻 ● 著

REXWEN
SHEHUIJIAOYU
SHIYU XIA DE
DAXUE YINGYU
JIAOXUE YANJIU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由 2011 年度全国教育规划外语教育专项项目“人文为本的‘四化型’国际人才培养模式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GPA115043)资助

人文素质教育视阈下的大学英语 教学研究

隋晓荻◎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素质教育视阈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隋晓荻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9
ISBN 978-7-5100-6495-1

I. ①人… II. ①隋… III. ①英语—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①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3017 号

人文素质教育视阈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策划编辑 刘婕妤

责任编辑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6495-1/G · 148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外语教育学及外语教育的内涵	001
一、外语教育学的定义	002
(一)外语教育学是一门新的科学	003
(二)外语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	003
(三)外语教育学是一门教育科学	003
二、外语教育的内涵	004
(一)语言工具论视阈中的外语教育	004
(二)外语教育的语言本质观	007
(三)外语教育的任务	009
(四)外语教育的策略	013
三、通识教育视角下的外语教育及人文素质教育	015
(一)通识教育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016
(二)通识教育、外语教育、人文素质教育	019
 第一章 外语教育、大学英语教学及教学大纲	023
一、外语教学的含义	023
(一)外语教育与外语教学	024
(二)外语教学大纲的含义	025
(三)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编写的理论基础	025
二、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发展变化	027
(一)五版大学英语教学大纲	027
(二)教学大纲中教学要求的比较分析	029
(三)教学大纲中语言基础要求的比较分析	031
三、关于教学要求中外语教育目的实现的思考	037
(一)教学要求中的个性化设置	037



(二)教学要求与外语教育人文要求的实现	038
四、关于外语教学目标的思考	040
(一)外语教学目标的变化	040
(二)外语教学目标的设置	042
(三)外语教学目标的实现	044
 第二章 大学英语教学安排与课程设置	048
一、教学安排的发展变化	049
(一)教学安排的三个阶段式发展	050
(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新突破	061
二、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062
(一)影响高校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相关因素	063
(二)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思考	065
(三)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069
三、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展望	072
(一)课程设置改革的必然性	073
(二)课程设置与人文素质教育	074
(三)关于课程设置的建言	076
四、人文素质通识教育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080
(一)通识教育对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提出的新要求	081
(二)明确大学英语课程在通识教育中的地位和任务	081
(三)建立大学英语综合课程群	083
 第三章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085
一、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及其发展历程	086
(一)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发展历程	087
(二)关于传统外语课堂教学模式的思考	089
(三)“教师为中心”外语教学模式的反思	090
(四)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	091
二、教学模式改革的理论基础	093
(一)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的建构	094
(二)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的结合	095
(三)教学模式的建构原则:以学习者为中心	095
(四)教学模式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结合	097



(五)多媒体网络技术下的自主学习	097
三、大学英语教学方法	100
(一)大学英语传统教学法	101
(二)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104
(三)教学活动中多种教学法的综合运用	105
四、大学英语的教学手段	108
(一)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利弊	109
(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不足	111
(三)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	112
第四章 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机制研究	115
一、从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课程教学要求看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机制	115
(一)测 试	116
(二)教学评估	118
(三)教学管理	121
(四)测试、教学评估及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	122
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发展及现状	123
(一)关于外语测试	123
(二)1987 年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和 2006 年版《大学英语四级 考试大纲》对比	125
(三)2006 年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和 2006 年版《大学英语六级 考试大纲》对比	137
(四)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存在的问题	142
三、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机制展望	143
(一)由语言的本质出发探讨大学英语测试	144
(二)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展望	146
(三)大学英语教学管理展望	148
第五章 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研究	150
一、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大纲/课程教学要求	151
(一)教学大纲和课程教学要求对教材编写的规定	151
(二)大纲对教材编写的指导作用	153
(三)教材编写对教学大纲的实现	156
(四)教材编写与教学大纲修订的相互作用	157



二、大学英语教材的发展	157
(一)教材的系统化、层次化、精细化和考试化	158
(二)教材的内容、题材和体裁变化	163
(三)教材中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的变革	171
三、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展望	174
(一)教材编写与考试	174
(二)教材出版与评估	176
(三)教材建设与人文精神培养	177
 第六章 大学英语师资建设研究	180
一、大学英语师资建设回顾	181
(一)师资建设与教学大纲/课程教学要求	181
(二)整体大学英语师资建设调查	186
(三)局部大学英语教师素质调查	189
二、大学英语师资建设发展趋势	193
(一)师资建设理念变化趋势	193
(二)大学英语教师角色变化趋势	194
(三)大学英语师资建设的研究趋势	196
三、大学英语师资建设的现状与展望	202
(一)从大学英语教师培训心得看师资建设	202
(二)大学英语师资建设现状及问题	203
(三)大学英语师资建设与人文精神培养	205
 第七章 人文素质为本的引领性人才培养模式与大学英语教育	209
一、人文素质为本的引领性人才培养模式建构	210
二、大学英语教育建构:以大连理工大学国际班为例	211
(一)大学英语教育过程的人文素质内涵	211
(二)大学英语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人文素质内涵	212
(三)大学英语教育中教学方式及方法的人文素质内涵	212
(四)大学英语教育中评价制度的人文素质内涵	213
(五)大学英语教育中管理制度的人文素质内涵	214

绪论 外语教育学及外语教育的内涵

什么是语言？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定义各有不同。德国语言教育家 J·G·赫尔德说：“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①洪堡特提出：“语言具有一种能让我们觉察到，但本质上却又难以索解的独立性，就此看来，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不是各民族的产品，而是各民族由于其内在命运而获得的一份馈赠。”^②他试图指出，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语言对人的影响主要施予人类的思维，体现为语言在思维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力。伽达默尔提出：“语言是联系自我和世界的中介，或者更正确地说，语言使自我和世界在其原始的依属性中得以表现。”^③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纯粹为人类所有的、非本能的、依靠有意制造的符号来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方法。”^④霍尔在《语言文论》中谈到：“语言是一种惯例，凭靠这种惯例，人类用习惯上使用的、口耳相传的、任意制定的信号来交流和互相影响。”^⑤由此可以看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的定义各有不同，简而言之，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一种精神劳动，它负载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包蕴着无限丰富的人类精神。因此，语言的学习过程不仅仅是培养听、说、读、写、译五方面的语言运用能力，同时也是以语言呈现思维方式、文化习俗、世界观、价值观等一系列综合人文教育影响的过程。

对语言的学习，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语境中，有必要上升到教育、外语教育、人

① [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 页。

② [德]洪堡特：《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0 页。

③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 页。

④ [英]莱昂斯：《什么是语言》，颜森译，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4 期，第 112—117 页。

⑤ [英]莱昂斯：《什么是语言》，颜森译，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4 期，第 112—117 页。



文素质教育的层面来加以思考。如今,全球一体化的加剧把外语教育推到了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国际社会将其视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强化国际竞争能力的战略途径。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步入更为广泛深入地走向世界、谋求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外语强有力的支撑,外语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走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发展战略、信息化社会客观需求以及创新人才培养都要求优质的、科学发展的外语人才,当前中国外语教育政策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然而,我国外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基本上仍停留在教学这一微观层面,认为外语教学是在教学原则指导下解决问题的职业活动,涉及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教学内容等具体操作。它的成功在于理论的正确指导,教师采用适当的教学手段,它既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是教学理论的实践过程和教师提高讲授能力的过程,但存在的问题是忽视了对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相关的语言教育的宏观整体把握^①。有学者认为应该大力倡导“外语教育”的提法,尽快实现从“外语教学”向“外语教育”的转轨,不仅要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还要建立自己的学科教育学^②。只有强调外语的教育作用,才能正确认识到外语本身兼具人文教育性,而非仅仅是一个工具,外语教学的过程也正是人文教育的过程。外语教育,作为语言教育的一个分支,是由语言与教育构成,这里所说的语言主要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教授的语言。本书中对外语教学的研究主要指对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在外语教学研究中存在着重语言、轻教育的倾向。随着对外语教学的深入认识,外语教学研究的重心从语言逐步转向教育,因为外语教育学涵盖语言、教育及教养等综合内容,外语教育学的确立标志着学科建设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构建知识、技能和素养的综合教育目标体系。

一、外语教育学的定义

外语教育学是一门新的应用性教育科学,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是教育学中的一个分支。它以近几十年来外语教学法的新进展和新成果为基础,从理论的高度研究外语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探索外语教学模式和外语教学过程,是揭示外语教学过程的性质和规律的一门科学。外语教育不仅研究外语教学的理论基础,还要研究外语教学的原则、途径、方法和技巧,以及外语教学中的程序、步骤和实际操作^③。因此,外语教育是从“外语教学法是外语教育学的分支”这个判断出发,把教

① 蔡永良:《从外语教学走向外语教育——新形势下我国外语教育转轨的思考》,载《外语教学》2013年第1期,第65页。

② 魏立明、隋铭才、何梅蓉:《语言到教育:九十年代外语教学发展的走向——兼论在我国确立外语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必要性》,载《外语界》1998年第1期,第18—22页。

③ 舒白梅:《外语教育学纲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外语教学法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并在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外语教学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①。

(一)外语教育学是一门新的科学

外语教育学是一门教育科学与外语教育相结合而产生的中间层级的科学,是教育发展中产生的新的科学。在当下,现代科学发展呈现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相互渗透的趋势。为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学科教育的研究逐渐超出教学法研究的范围。外语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向纵深发展,导致外语学科研究领域的高度分化,外语教育的主体部分和分支领域的发展也超越了外语教学法的范畴,于是外语教学法结构单一、理论薄弱、研究领域狭窄等缺陷逐渐暴露。因此,外语教育学的产生顺应了外语教育的发展需要,是教育学科和外语学科的最优化结合,使教学经验上升到理论从而揭示外语教育的规律,同时外语教育法研究的视角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元化的。外语教学既要考虑社会需求、学生自身素质发展的需要和培养人才的需要,又要以相邻学科为理论基础,还要从外语教学实践的源泉中探索抽象概括规则,发展和完善自身体系,所以又将进一步促进该学科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基础上获得丰富的经验和发展。

(二)外语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

外语教育学是外语教学法的改造、发展和提高,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它是强调以教育等科学与外语学科相结合的理论为基础的应用性科学。根据系统科学的发展要求,外语教育学也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要求学科教育结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理论综合地、整体地探索学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就外语教育学本身而言,它又有自己的理论及实践内容,并且它的实践活动是其理论的源泉。外语教育学从外语教育实践中研究外语教育现象,探讨提高外语教育质量的规律,反过来它又应用从实践中升华出来的规律,以指导外语教学再实践,进一步提高外语教育质量。应用性的主要标志就在于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未来的老师树立正确的外语教育观,培养他们的外语教育能力,指导外语教育的实践,从了解教材、教法到科学设计外语教学大纲,从确定外语教学的目的到建立外语教学的目标体系,从外语教学到外国文化的渗透等方面提高外语教育的质量,从而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完成从知识的传授到智力和情感发展的转变。

(三)外语教育学是一门教育科学

外语教育学是外语学科与教育科学的合理结合,是其自身的新面貌,也是教育

^① 陈俊森、樊葳葳、钟华:《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科学的新成果。外语教育有自己的理论、规律和方法体系,它不仅要以相关学科,诸如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外语教育心理学、人类学等理论为基础,还要吸收语言学史、心理学史和外语教育史等国内外研究成果,并将这些理论学说综合地、整体地融会贯通,从而形成关于外语教育的成熟的教育体系。外语教育学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应用性质的教育科学,由四个相互交叉的层面构成的:①理论层次,是关于外语教学的哲学见解,即由教育哲学、语言哲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而产生的外语教学理论;②操作方法,包括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等;③教育教学的组织层次,即教育活动形式和组织结构;④教学手段,是达到教育目标的工具^①。这四个层面保证了外语教育学的方法论的前提、独立的理论和与邻近学科的联系和界限,构成了外语教育学科学的教育体系。

二、外语教育的内涵

外语教育是以解决国家、社会、个人需求为首要目的,包含语言目的、文化教养目的和品德教育目的的教育。从本质构成上看,外语教育具有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①既然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外语教育就有义务传递语言的符号表征特性。外语教育表征特性是向受教育者提供人类关于对语言和语言世界的认识所达到的程度或状态的知识体系。对外语教育而言,这些凝结了人类的理性智慧和德性智慧的符号表征,是需要通过教学活动让学生获得的。②外语教育过程是一种逻辑思维培育的过程,是通过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逻辑过程和借助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激活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③外语教育的意义是促进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乃至整个精神世界发展的力量。总而言之,外语教育是通过学生掌握外语听、说、读、写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掌握运用外语的能力,并且了解所学外语的文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世纪人才,从而更好地增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②

随着国外各种外语教学理论和方法涌入我国外语教学领域,我国外语教育出现了重语言的工具性轻人文性的倾向。大学英语教育究竟应坚持工具性理念还是人文性理念,或者说应重视工具性还是人文性,这是我国当今外语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语言工具论视阈中的外语教育

外语教育的内容是语言,如何教语言取决于对外语教学本质特征的认识,而对

① 本段中关于“外语教育学”的定义,引自张正东:《外语教育学》,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 本段中关于“外语教育”的定义,引自张正东:《外语教育学》,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外语教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必然涉及对语言本质特征的认识,外语教师对语言的认识或者说持什么样的语言观直接影响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者。而语言是什么?外语教学又意味着什么?要探讨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对深入人心的语言工具论进行反思,从而还原语言的本来面目。在我国外语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重语言的工具性轻人文性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外语教育的纯知识化

长期以来,在我国外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语言始终被看成是一门知识,和其他知识相差无几。外语教育也被界定为一种储藏式、静态的“知识”教育过程;学习语言知识的方法就是记忆和理解,认识语言的内在联系和规则,因此,外语教育就被简化成一种机械式的、需要记忆大量信息和操练技巧的知识传递系统。传统课程范式中的知识主要被作为一种客观“事实”的领域而对待,也就是说,知识好像是“客观的”,因为它是外在于个体或被强加于个体的。这样,知识脱离了人的意义和交往主体的交流过程。知识不再被视为一种可探询、可分析、可切磋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变成了一种被管理和被掌握的东西,知识从生成自我意义系统的自我形成过程中被剔除了。这种外语知识观牢牢地控制着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者的大脑,并自觉或非自觉地将之行动化和具体化。

这种外语教育的知识论是从人类总体的认识过程来处理外语问题,并不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如果把外语仅仅当作知识来传递,这种教育对学生来讲,是缺乏活力的,也只能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站在被教育者生命成长的角度看,外语教育中人文知识的特征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认知,而是一种生存智慧的写照。作为技能型外语教育,很容易以技能为借口而成为知识的辅助工具,教育者的目光集中于“技术与知识”的传授,成为工具理性的奴隶,而忽略了外语教育的本质属性^①。然而,外语教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教一门外语、掌握其语言知识,它要符合教育的一般规律并体现教育的功能。教育的本质功能是人文精神的培养,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学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人文理性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栋梁之材。在大学外语教学中倾向于重“制器”而轻“育人”、重功利而轻人文,这是十分不可取的。一方面,掌握一门外语并能够恰当使用一门语言,离不开掌握内嵌在该语言中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还应重视文化素质培养,除了加强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更应该重视为学习者增加思维角度、拓宽思维空间,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和文化素养,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① 邹心胜:《论外语教育的教育意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50—154页。



2. 外语教育的工具论

所谓“工具论”，是把外语仅仅看成一种工具并作为外语教学的指导思想的论调^①。外语教育经常被视为向西方学习的手段，是学习的工具。关于“语言是什么”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在对语言的诸多释义中，“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社会上传递信息的工具”^②。这一“语言是工具”的语言观已经深入人心，语言工具论把工具的职能等同于语言，“用功能定义事物，事物本体的存在都会被功能淹没，这对于认识该事物并没有本质上的揭示，这是功能定义事物的第一个缺陷”^③。语言是人类生存和交往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不可辩驳的真理。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语言的含义和作用不仅限于此，它还是人类思想的载体，是人文主义传播的手段。

由于受制于外语“工具”观念，在外语教学中，无论是教还是学，都停留在语言的表层结构（如词汇、语法），而忽略了其所谓的语言工具论把工具的职能等同于语言的缺陷，这对于认识语言毫无实质性意义，忽略了所反映概念的底层结构（即文化认知）。我们在说话和阅读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向我们传递着某种超越这些文字本身的信息，传递着某种语言之外的声音。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角度看，语言工具论是对语言本质内涵的忽视。从外语教学的角度看，语言工具论很容易把人们引向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使人们只注意对“工具”本身即语言内部的组织规律的研究，而忽视研究语言系统外部的制约因素，因为外语教育不是工具性训练，而是对人的基本素质的教育，语言基本功只是其中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有丰富而系统的语言与文化知识、开发智慧与创造力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④。外语的独特性在于它承载着思维、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内容。通过语言的学习，要培养具备丰富的文化底蕴、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独特的思维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总而言之，只有淡化语言的知识性和工具性，人们才能对语言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人才会在真正意义上步入内涵丰富无穷的语言世界。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是精神和文化的载体，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工具。外语学习的目的是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一切优秀的东西，而不是为学外语而学外语和为学外语而去背单词记语法。外语教育要在注重语言知识传授的同时，加强学生对语言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及外语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不是把语言作为工具授受。外语教育应注重人的因素和文化因素，注重言语研究和人文因素研究的结合，这才是外语教育的真正意义

① 罗益民：《外语教育“工具论”的危害及其对策》，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3期，第50页。

② 李慧：《语言工具论与外语教学》，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64—67页。

③ 钱冠连：《不当交际工具使用的语言》，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2期，第2—6页。

④ 李慧：《语言工具论与外语教学》，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64—67页。



所在。同时,外语教学也将会因此变得更加和谐,师生在语言世界里感受语言之丰富、领略其魅力的同时身心亦得到陶冶,保证教育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二)外语教育的语言本质观

要研究外语教育,首先要弄清语言的本质。对外语教育语言观的不同认识会形成不同的外语教育观。例如,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点的符号系统,一切语言成分都是包含“能指”和“所指”二者之间关系的两面实体。那么依据他的语言本质观,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符号进行编码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把语言看成是交际工具,就会把培养交际能力、教学过程的交际化作为外语教育的指导思想;如果把语言看成语言知识体系,就会把掌握语言规则体系作为外语教育的研究方向。因此,对语言本质特征的正确认识是决定科学外语教育观的指导思想、理论、原则、原理和方法等的根本出发点之一^①。

什么是语言?在《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语言”被定义为人类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语言与语言学百科词典》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用来交际或自我表现的、约定俗成的声音、手势或文字系统。《语言学百科词典》认为语言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中国台湾地区编的《语言学辞典》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体系。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语言是人类作为社会集团的成员及其文化的参与者所用来交际的、约定俗成的说话和书写系统。有的观点认为语言除了具有交际功能外,还要加上思维功能、表情达意功能或指示功能。《语言学纲要》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思维工具,也是认识成果的贮存所。”^②高等师范教材《语言学概要》指出:“交际功能是语言基本的社会功能,其他如思维工具的功能、表情达意的功能,都是交际工具的派生物。”^③《简明语言学词典》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也是人类特有的信息工具。语言结构本身是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④

语言本质观主要是从语言的存在意义或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出发来认识、看待语言的,其目的本是要通过语言去研究相关的哲学问题。语言本体论之语言本质观发展至今,其核心内涵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1. 语言是思想的本体,是人基本的生存方式

语言是包含人类自己在内的世界体现自身的方式。人所创造的语言不是一种

① 舒白梅编著:《现代外语教育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② 转引自郭梦秋:《语言的本质观与外语教学》,载《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64—66页。

③ 转引自郭梦秋:《语言的本质观与外语教学》,载《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64—66页。

④ 转引自郭梦秋:《语言的本质观与外语教学》,载《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64—66页。



工具,而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构成人的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的本身。语言构成了人的存在,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首先是思想本身,是我们在世间的存在的基本活动模式,也是世界构成的包罗万象的模式,“语言能让某种东西‘显露出来’和涌现出来,而这种东西自此才有存在”^①。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在语言这个家中居停、显现;世界因语言而敞开,语言使世界成为有意义的世界。然而,人所创造的语言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构成人的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的本身。虽然人创造了语言,但作为历史文化存在的人是被作为承载历史文化、成为历史文化的“水库”的语言所“占有”的。人从属于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人从属于语言,受语言的支配,人的历史性和文化特征是作为语言被我们所接受的。对人来说,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语言不是以往所认为的作为主体的人用以反映和再现客体的工具,而是先在于人的。世界因语言而敞开,语言使世界成为有意义的世界。然而,人所创造的语言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构成人的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的本身。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诗意地栖居在语言之中,唯有词语才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显现出来,并因此让它在场。”^②伽达默尔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凸现语言的存在特性,他指出,人是一种语言的存在物,因为人的理解活动离不开语言,或者理解根本就是一种语言活动。因而,语言具有基本的优先性,语言不是人的工具,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人的生存和生活经验的形式,即存在方式。

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由于语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语言教学也就很难脱离文化的内容。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学习语言看成是社会实习的话,文化就是语言教学的核心。文化知识必须看成是提高语言能力的手段,也是衡量语言能力的标准。”《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文化”定义为:广义的文化是指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狭义的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由集团的成员所共有,范围包括语言、传统、习俗和制度以及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由此看来,文化的辐射范围甚广,包罗万象,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知识、科学技术理论以及教育、语言等都属于文化现象。综上所述,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文化的产生而出现,语言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的符号和最基本的要素。脱离了文化,语言只是一个空壳;而如果没有语言,文化也就失去了记载、储存和流传的物质条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说明,语言的发达和丰富也是整个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把语言称作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民族特征的一面镜子。一个

①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② [德]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载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68—1071页。

民族的思想、观念、意识、生产生活方式等,都要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来提炼,一个人在掌握了一门语言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认可了这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继承了这个民族的认知方式,掌握了这个民族认识世界的思维模式^①。

3. 语言是对人文精神的顺应

语言通过对“人文性”的体现达到对人文精神的顺应。语言的人文本质体现在:“当它(语言)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映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②因此,语言教育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王建峰对人文性的解释更为全面:“语言的人文性”指语言蕴含的人文精神,即有关“人”——语言的使用者的思维、精神、灵魂、世界观等内容^③。它体现着语言对人的生命活动、对语言使用者群体的文化与习俗、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与追求,其中包括对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方面的揭示。而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精神的灵魂,是对人类崇高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也就是说,人文精神是人类求真、向善、尚美的精神。一方面,人文精神介入“语言本体”,使其成为词语生成和语言表达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积极体现和顺应特定的人文精神。介入和顺应相辅相成,从而保证语言能够折射出人类的存在状况、精神、人格、修养、品味、境界和价值取向。因此,语言的人文本质特征也决定语言教学和人文教学密不可分必然性和科学性。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就必然具有人文性这一本质特征,就意味着大学英语教育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培养^④。

(三) 外语教育的任务

叶斯柏森曾指出:“语言的本质是人类的活动,也是传达思想的活动。”^⑤学习一门外语,就是在认识、了解、体验并吸收他国文化。语言教育不仅是学习语言,更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是人文精神培养的方法之一。外语教育从其功用上来说,既是跨文化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又有陶冶情操、开阔视野、启迪心灵、培养思辨理性之效。通过语言,精神从个体性转化为一种共同性,成为一种社会化了的文化事象。因此,要吸收他国文化,开阔视野,首先要学好外国语言,因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形式,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⑥。

① 楼晓悦:《浅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及其传承》,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39—42页。

②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③ 王建峰:《语言的人文性》,载《语文学刊》2005年第10期,第49—52页。

④ 肖志伟:《语言的人文性:外语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的接口》,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11—112页。

⑤ 转引自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⑥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外语教育是世界观教育。“在世界—语言—人组成的系统中,语言发挥着中介的作用。人凭借语言同世界建立联系。”^①语言本身不仅是人类的认识对象,同时也是认识方式。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人与世界的中介,制约着人类的认识能力。洪堡特认为:“人始终被束缚在语言的圈界内,无法在语言以外争得一个立足点。”^②也就是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人的界限。与此相似,维特根斯坦也曾写道:“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③在洪堡特看来,作为人类世界的界限的语言限制了人类的精神以及其他活动,因此语言是人类的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人的界限,作为人类世界的界限的语言限制了人类的精神以及其他活动,因此语言是人类的一种世界观。海德格尔也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只有语言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伽达默尔也谈到:“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世界就是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对于其他生物而存在的世界,尽管它们也存在于世界之中。但世界对于人的这个存在却是通过语言而表述的。这就是洪堡特从另外的角度表述的命题的根本核心,即语言就是世界观。”^④

语言在构成人类世界观的同时,又反作用于人的世界观。人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而因为人的感知和行为受制于自己的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完全是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人在自身生活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行为,人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因而,语言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同时,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意味着学习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就会多一个视角去探索未知世界。掌握一门语言知识与技能,还要挖掘、发挥语言最深层的教育价值,即语言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母语、不同于本民族的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人类文化世界,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语言给学习者一种眼界、一种文化、一种熏陶,从而使学习者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汲取世界优秀文化的精髓,丰富内心的认识、情感,从而完成学习者智力与人格、个体与人类优秀文化的协调、和谐发展,这就是外语教育的人文价值,也是它的最高价值。

外语教育是一种人的教育。外语教育最基本的出发点应该着眼于人的基本发展,关注人生命成长和发展过程。正如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言,教育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⑤。因此,外语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满足于

① 刘辉:《本体论视域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系列研究之二》,载《外语学刊》2010年第6期,第25—28页。

②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③ [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页。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